

◇刘鹏凯专栏·西北以北

去年秋天的某个星期日，我去了我所栖居的那幢楼后的山里。居楼与山挨得很近，我常常倚在窗台上听着附近工地上的轰轰隆隆的声音，望着近在眼前的山，想着有一天我一定要进这山里走走。大自然已开始被城市一点一点地吞噬掉，我在心底焦急。

那天天气晴得过了头，太阳在天上吊着，很闷热。我想我要去那山里看看，没多想就去了，是一个人去。我没有觉得恐惧，虽然常听人说那山里很少有人进去，但只是听人说，听人说有时会成为一种玄说。

我踩着红沙粒进山了。路还算平坦，但也是坑坑洼洼的，显得很光滑，因为幅度较大，看上去有点像大风中的波浪。山下已被挖过，焦红的沙土和绿色的山峦有一道很明显的界线，太阳一照，红的则更红，绿的则更绿了。我下了一道坡，就临近大山了。

我在山下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又抬头看了看天上，太阳仍在天上吊着，很孤独的样子。我平静地喘了一口气，准备进山了。

山是依次向上的，山与山之间必有一道沟，或深或浅，偶有一道小溪哗哗作响，却只能闻其声，探头下去，目及之处全是一簇簇的树林，亲密无间，很难找到一眼望穿的缝隙。

有来的水，还有去的水，我想这山里终该有一处水源。在两山之间行走着，这一截路突然平了起来，我的心绪也觉得宽敞、轻松，想象似乎也长了翅膀，从这座山一下子就联想到大西北的黄土山。从北到南，之间又有许多山，相隔很远的山之间，就会出现平原，这实际上不也是山与山之间的沟吗？原来我们才是真正的山里人，无一逃脱。

我们在山与山之间的缓冲地带的平原上坐落生息，种植着我们的粮食，建设着我们的家园。我禁不住为自己这个大胆的想象激动起来。

迎面一座山挡住了我的去路，但同时又出现了两条路，一条向北，一条向南，我呢，恰恰站在了两条路的路口上，我一时手足无措起来，我猜想着两条路终点的风景，肯定是不一样的，甚至还是死路。哪一条路更具诱惑呢？我犹如站在了人生的路口上，无法选择自己。这样一旦走错，往往又会迷失自己。

我在这座纵横交错的山里，默默地辨别着分水岭的走向，然后，我决定去走向北的那条路。路很细，时软时硬，有时还会踏出一些水来，滋滋地响，两边是大片的丛林，几乎看不到它们的腰身，进入眼里的全是它们的叶子，好像一张张开的大网。

山里这时显得凝重了许多，安静到极点，没有一丝可视抑或可听的声音，只有脚踩在地面所发出的声音，每一步都仿佛踏在我的心上。

我踩着垫在泥里的砖块，从这砖块可以判断出，应该是有人来过。我猛然间渴盼有一个人迎面或从我背后走来，只要能看见他或听见他就足够了。越往里走，我的这种渴盼就越强烈，我多么想发出一声吼叫，可我又担心有一只凶猛的动物正在睡眠，要是因我的吼叫吵醒它，那它一定会恼羞成怒地向我扑来。我只有顾盼着左右，小心翼翼地走着。

这个时候，我发现我已不是我了。寂静有时候显得是多么的可怕，又是多么的恐惧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这一刻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人类为什么要群居的真正缘由了。我内心深处的某种动机逼迫着我仍朝前走去。滴水的声音清晰可闻，每一声都不像我先前想象的那么动听、悦耳。我穿过一道山林，奇迹终于出现了，一道平静的水域横在眼前，两座山被倒映在水里，还有蓝天和流云。

山在水的映衬下，温和了许多，我也放松了一下自己，想起刚才的自己，就失声笑了起来，笑声在山里传得很远，还有些许的回应。

今日又倚在窗台上看那座山，猛然想起曾独自去那山里的情景，惊悸之余，恐他日遗忘，遂写下小文，是为追记，以作心灵的留念。



刘鹏凯，安徽人，1968年生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白太阳》、散文集《心灵的边缘》《左边狐狸右边葡萄》、诗集《愤怒的蝴蝶》等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津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《香港文艺》《青年作家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刊》等文学期刊。

◇信笔扬尘

吃茶去

天水叶子

父亲喝茶从来都不讲究，搪瓷缸子抓一把高末，就能喝一天。到了晚上把剩下的茶根倒掉涮一涮缸子，转天接着用。问他喝着是什么味儿，他总说：茶嘛，不就是个水味儿。

我从小就跟着父亲一起喝茶，也没喝出什么名堂来。后来读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，才知道喝茶这件事，还有更大的天地。

那年夏天，母亲从老家来，带了一罐茶叶，说是亲戚送的，她舍不得喝，给我带来了。我随手搁在柜子里，一搁两年。

读《红楼梦》读到妙玉那段，正好是个周末，天气闷，我从柜子里翻出那罐茶，罐子锈了，盖子拧了半天才开。茶叶倒是干的，抓一撮，玻璃杯里冲下去，看叶片慢慢沉底，倒真有点书中说的意思。

贾母领刘姥姥游到栊翠庵，妙玉捧茶。贾母把吃剩的半盞递给刘姥姥，她一口吃尽，笑道：“好是好，就是淡些，再熬浓些更好了。”

就这一口，那成窑杯子，妙玉嫌脏，不要了。宝玉讨下来，说送给刘姥姥罢。妙玉道：“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，若我使过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。”

戏在后头，妙玉悄悄把宝钗黛玉拉去耳

房吃体己茶。杯子是古玩，名字生僻得认不全。水是五年前梅花上收的雪，一瓮鬼脸青埋在地下，“总舍不得吃”，今年夏天才开了。

黛玉喝了一口，问：这也是旧年的雨水？妙玉冷笑：“你这么个人，竟是大俗人，连水也尝不出来。”

黛玉没恼。搁在平时，一句话不对付，她能恼三天。知道妙玉天性怪僻，不好多话，亦不多坐，吃完茶，拉着宝钗走了。

她其实懂，懂了才不多话。这杯体己茶，到底没吃出体己来。

大观园几百口人，妙玉的门只对这两个人开过，连最厚道的李纨都说，可厌妙玉为人，不理她。她自称槛外人，人情往来，一分不要，也一分不给。连黛玉在她眼里都是俗人，这世上就没有她的体己人了。

年轻时读那句冷笑，只觉痛快，如今再读，读出别的。那瓮雪水攒了五年，舍不得吃，等的就是一个尝得出来的人。好不容易请来两个，一开口，这不是雨水么。

她能不冷笑么。冷笑里，一半是委屈。

妙玉祖上是仕宦人家，自小多病，买替身都不中用，只好自己出家。后来父母双亡，什么都没了，就剩这一瓮雪水。判词说她：欲洁何曾洁。这瓮水再随大流，她就真



暮染大江 李海波 摄

◇小说世情

红鸟

陈永林

正做梦，一阵叽叽啾啾的鸟叫声吵醒了我。我揉着睡意惺忪的眼，拉开厚实的窗帘，香香的甜甜的阳光哗地一下铺了一屋，铺得严严实实，不留一点缝隙。我闭上眼，贪婪地吸着阳光香甜的味道。

我想把没做完的梦做完。梦里，英子站在我前面，带着阳光味道的发丝被风吹得纷纷扬扬，发丝似春风样柔柔地在我脸上来来回回地掠，我的心也跟着发丝来来回回地抖。忽然，英子的腿一软，往后倒，我忙上前扶住了英子。英子的脸变得雪一样白，眼闭着。我急着大喊：“英子，你怎么了？”英子的嘴唇动了动，想说啥，却没声音发出来。此时，一只浑身火一样红的小鸟飞来，歇在英子的肩上，叽叽啾啾地叫，叫声极其急促。我腾出一只手，厌烦地驱赶红鸟，红鸟越发叫得厉害……

“叽叽啾啾”，鸟的叫声把我拉回现实，我睁开眼，看见一只羽毛红得耀眼的鸟歇在窗台上，一双黑宝石样的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

对，也是这样一只红鸟。

那是10年前，我在教研部当文书。那天中秋节，放假。我正在写一篇小说时，桌上的电话响了，我拿起话筒，是个又脆又甜的女声：“林子吗？我是话务排的英子。打电话没别的事，就是祝你中秋节快乐！”我的心咚地一下跳到喉咙口了，我感到窒息，喘不过气来。我想说啥，英子却说“再见”。我一直握着话筒，许久不愿放下。

一只羽毛红得似映山红的鸟从窗户里飞进来，歇在我的办公桌上，叽叽啾啾地叫着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我。

一个念头忽然蹿上脑海，去A城看英子。

退伍十几年了，英子无数次闯进我梦里。

我拿起手机，订了两个小时后来A城的动车票。如以前还得去车站排队买票，现在

有智能手机，办啥事都方便。

一个半小时后，我上了动车。

坐动车的人，没有一个不低头玩手机。我也玩起手机，先是刷抖音，然后进了爱奇艺，看起电影来，但电影看了许久，却不知讲的啥。那只红鸟时不时在我眼前飞来飞去。

到了A城，出了车站，我掏出手机，想给英子打电话，想问英子在哪，想问英子在哪儿见面方便，但是手机竟然因欠费停机了，运营商竟然没短信通知我欠费，而是直接停机。

停机了，自然上不了网，上不了网，支付宝、微信也打不开，那自然也不能给手机充值。我现在急需手机开通，钱都在支付宝、微信里，衣食住行，样样都要钱，手机如不开通，寸步难行。

怎样让手机开通？只有给手机充值一条路。我想找人借一下手机用，好给家里人打电话，让家里人给我手机充值。

刚好，有一个女人边打电话边急急地走。

我跟在女人身后。女人回头看了一眼我，脚步迈得更急更大了。我仍然跟在女人身后，跟得很紧。我想待女人打完电话，好借她的手机给家里人打一个电话。

女人几次回头，都见我在她后面，眼里便掠过一丝慌乱。她竟然挂了电话，三步并作两步跑起来。我也加快了脚步，对着她喊：“别跑呀，我只想借你的手机打个电话。”

此时，来了一个男人，那女人一头扎进男人的怀里，女人望着身后的我气喘吁吁地对着男人说：“他一直跟踪我。”

男人恶狠狠地盯着我，眼里的刀子晃着寒光，刺得我两眼都睁不开。

我只有站在原地，不敢再跟着女人。

有一个老人朝我走来。我看见老人手上拿着一个手机。老人走到我身边，我挡住

什么也不是了。

汪曾祺在《寻常茶话》里说过，他不喜欢妙玉，梅花雪水是作态。我早年读到，拍腿叫好。周末回家学给父亲听，他正倒他的茶叶末子，说：那不是喝茶，那是闹的。

现在我忙得脚不沾地，倒咂摸出另一层。作态也好，闲的也好，妙玉那是没辙。一个人把日子过到只剩一样东西可讲究，讲究就不是讲究，是守。

倒是赵州和尚高明，庙里来了个和尚，问：到过这儿么？到过。吃茶去。又来一个，到过这儿么？没到过。吃茶去。院主纳闷：怎么来过没来过，都是吃茶去？赵州喊：院主！院主应了。吃茶去。

一个把茶看得比天大，一个看得比水还平常。我们卡在当中，喝各人的茶叶末子。

只是体己两个字，越来越珍贵。手机里认识的人一年比一年多，半夜想说话，翻半天通讯录，能拨出去的还是那两三个人。各人心里都埋着一盆舍不得的，搁着，等人。有人等来了，雪水就是雪水。等不来的，搁久了，水就馊了。

那罐母亲带来的茶，我后来也没喝完。上周老友上门，我从柜子里翻出来，罐子又锈了一层，不是什么好茶，就是搁着没舍得。滚水冲下去，两个人喝到半夜。他不懂水，我也不懂，谁也没问什么水。这茶，照样吃得得体己。

临走他把茶罐带走了，说：搁你这儿，也是白搁着。

也好，水是普通的水，滚了，冲下去。人来了，坐下。

吃茶去。

老人的路，对老人说：“大伯，我的手机欠费停机了，能借你的手机打一个电话吗？我让家里人帮我充话费。”

老人很爽快地把手机递给我。

我竟然不记得家人的手机号。我只有打开我的手机，找家人的电话号码。

我对老人说：“麻烦你等一下，我找家人的手机号。”

老人一听我的话，从我手里夺过手机，说：“你连家人的手机号都不记得？骗谁呢？你一定是个骗子。”

我愣愣地看着老人从我的视线里消失。我不记得家人的手机，这不很正常吗？要打谁的手机，在联系人里署上谁的名字，手机号不就有了，何苦要记呢。照这样，找人借手机打电话似行不通。要不请人先帮我充话费，手机开通后，我再翻倍转账给帮我的人。

从我身边来来往往的人都迈着匆忙的脚步。我几次上前求助，可人家不待我说完，就一脸鄙夷一脸嫌弃地走开了。他们的脸上眼里都写着两个字：骗子。

天黑下来了，我的手机如再不开通，那不但没钱住宾馆，也没钱吃饭。那我得流落街头了。

晚上我只有躺在地下道的角落里，度过了漫长的一夜。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我只有蹲下求人：“我快饿死了？谁行行好，给我一口吃的。”

就这样，我就成了一个乞丐了。

有一天，我坐在天桥上，面前摆了一只碗，碗里有一些零钱。此时我又听见熟悉的“叽叽啾啾”的鸟叫声，我一抬头，看见一只红鸟在一女人的头顶上飞。我再一看女人，那不是英子吗？尽管十几年未见，但她没怎么变，还是那么好看。我这时应该大声喊一句“英子”，那我就不需要做乞丐了，就可以回家了。可是我低下头，担心英子看见我。英子迈着轻盈而富有弹性的步子走了。那只红鸟也飞走了，红鸟应该朝着那个有成片树林的公园飞，有树林的地方才有虫子吃。红鸟却南辕北辙，一直往高楼大厦的地方飞。

我对着红鸟说：“红鸟真笨。”

旁边的同行说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哪里

◇人间小景

大鼓书

左萃莲

刷抖音，邂逅艺人在唱坝阳大鼓书，亲切之感宛如涓涓细流，缓缓淌入心底。大鼓书以其独特的韵律诉说着人间的烟火与传奇，在急促铿锵或舒缓昂扬的鼓点里，鼓书艺人仿佛在解读一部部历史，诠释着生活百态。

我八岁那年的腊月，第一次聆听大鼓书。我们附近村庄一户人家的女婿，常年走南闯北唱大鼓书，大家叫他“说书的”。春节前返乡之际，他来到我们村猴子家，连续唱了好几天大鼓书。那天下午，我突然听见“咚咚咚”的鼓声，循声追寻，来到猴子家门口，屋外聚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我好奇地从人缝里钻进屋，屋内早已被男女老少挤得满满当当，在人群中央，坐着一位说书人。他身形清癯如竹，目光炯炯，眸子深邃，应该是那天讲的故事很有趣，他脸上洋溢着笑容，面前放着一面陈旧的鼓，泛着古朴的光泽，他一手拿鼓槌，一手执夹板，鼓槌在鼓面上轻快地跳跃，说书人用我们的乡音边说边唱，绘声绘色。那是我头回听大鼓书，时至今日，那场景依然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镶嵌在我记忆深处，记得他说的是一位小姐遇到书生的故事。

说到书生在路上行走，说书人运用口技，模仿出的潺潺流水声、呼呼风声、轰隆隆雷声；说到小姐家的花园，他模拟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，跟我平常听到的鸟叫一样，每一声鸟鸣都如同在枝头上跳跃的音符，与那鼓点相和，营造出了生机盎然的气氛。小姐出场时，说书人立刻化身为弱柳扶风的女孩，绵言细语，粉面含羞，一会儿他又是学识渊博的书生，温润儒雅，风度翩翩。小姐有两个丫鬟，一个叫“鸡蛋黄”，另一个叫“鸭蛋青”，说话或甜美或清脆。各种声音和不同人物的表情，都被说书人模仿得惟妙惟肖，引得大伙哄堂大笑，我也跟着乐，听得津津有味，直到说书人停下，说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晚上分解”。

我回家吃晚饭心不在焉，扒拉几口就放下碗，在猴子家门口转悠。说书人还在吃饭，等大人们陆续到来，“咚咚咚”，说书人这才又拉开架势。我站在说书人的旁边，那天晚上也不觉得困，人群中不时爆发出笑声……

第二天一早，我和小伙伴们就在猴子家门口转悠。早饭后，许多大人也来了，有人提议讲“穆桂英挂帅”，说书人爽快地答应了。“小鼓一打响当当”，他扯起嗓子，“各位乡亲听我讲，今天不把旁的讲，单说英雄穆桂英……”那是我首次知道穆桂英这位巾帼英雄。当时我们村里重男轻女现象严重，那时我小弟还未出生，爸爸望着我们姐妹四人唉声叹气，他时常打骂我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，竟觉得生为女孩是自己的过错，似乎女孩天生就比男孩低一等。然而，那次听了穆桂英的故事，我幡然醒悟——女孩也能成为英雄，巾帼不让须眉，这如同一束光照进了灰暗的世界，从此，一颗自强的种子在我心底种下。说书人声音沉稳而坚定，表情丰富，动作传神，将穆桂英的飒爽英姿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在他的演绎下，那遥远的战场仿若就在我的眼前，金戈铁马，硝烟弥漫……众人都听得如痴如醉，时而屏息凝神，时而击节赞叹，说到激动处，说书人霍然站起，挥舞着手中的鼓槌，犹如指挥着千军万马。他说唱自如，声音随着情节跌宕起伏，时而高亢激昂，气势磅礴，时而沉声静气，婉转悠扬，语速快时如同急流飞瀑，一泻千里，慢时好似闲云漫步，悠然自得，鼓点密集时，好似万马奔腾，缓慢时，仿佛老牛踱步，都是那般栩栩如生，让我们如临其境，忘记了时间。直到说书人来一句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，众人方才惊醒过来，却都意犹未尽。

那天我心里像被小猫抓了一样，端着饭碗徘徊在猴子家门口，急切地想要知道故事后续的发展。午饭后众人都聚拢来，说书人继续讲起来，一段段精彩的故事徐徐展开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跃然眼前，我们都沉浸在故事的悲欢离合之中。后来说书人又讲了包公的故事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包拯的名字，他声音威严有力，把包青天断案时的铁面无私展现得入木三分，他说到陈世美最后死于铡刀之下时，众人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，真是大快人心。

几天后，说书人走了，但他讲的故事在我心里扎下了根。自此我便一直对大鼓书念念不忘，其后我再也没有如此酣畅地听过大鼓书，然而，近两年在抖音上再次听到那熟悉的韵律，心中对大鼓书的喜爱之情，又如春草般在心底蔓延开来……

